



超出你脑洞
的16个故事

新聊斋志异

镜花 物语

应小茗
作品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应小苔
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花物语 / 应小苔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6.8

ISBN 978-7-221-13423-3

I. ①镜… II. ①应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3911 号

镜花物语

应小苔 著

出版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赵帅红

流程编辑 唐 博

选题策划 廖 妍 何亚兰

封面设计 颜小曼 刘 伟

内页设计 米 籽

封面绘制 棉花圃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01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20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3423-3

定 价 28.00元

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自序

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手机还没普及，更不能放肆地上网，最大的娱乐就是看课外书。当时年级一共有13个班级，通常一本书，可以传遍这13间教室，最后还能回到你的手上。

书还是那本书，但是新的铜版纸已经变成油渣，散发着一股油条和几天不洗澡的味道。

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的那本书，传出去后，偏偏没有回来，那时候没有淘宝，为了再买一本自己留着，我跑遍了城里的大小书摊，就为了找那本已经过期的杂志。

这些事仿佛才是昨天发生的，根本没法想象，已经过了十年了。

所谓十年磨一剑，我这十年，却是一事无成的。

乱七八糟地写了那么多东西，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喜欢。我有时候会在百度上搜自己的笔名，即使有一条提及我的，也会暗暗开心好久。

虽然更多时候，我什么也搜不到。

我的学生生涯中，多的是练习册、试卷和没日没夜的补课，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的课除了两餐并不间断，我没有时间谈恋爱，我不懂校园爱情的浪漫。我长得普通，只能说不丑，也不懂一个姑娘被一堆帅气的男生围着追求是什么感受，所以我写不来需要脑补很多的爱情故事。

原谅我也不太喜欢穿越，因为我历史不好，历史上太多细节和生活习惯我都搞不清楚，怕亵渎了前人的智慧，所以只能勉强强地写一些不需要负责的奇异、灵异故事。

索性我很喜欢奇奇怪怪的事情，父母又给了我一个发达的神经系统。我小时候跟着父母住在峨眉山后面他们的工作单位里，那个地方的乡间地头到处都有你们所稀罕的曼珠沙华，一生花叶永不相见，浪漫和灵异得不得了，却长成了野花。

那里仰头往上看，透过厚厚的云和雾，也许就是峨眉山最最高的那块山头，有一块没有遮挡的悬崖。

它叫作舍身崖。

我时常喜欢在峨眉山的阶梯上站着，每一块每一块地去猜它们身上发生过什么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它们是不是也会相互交谈，大石块给小石块讲故事，小石块也会向大石块撒娇？

时间久了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慢慢沉淀成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我觉得乱了，记不清楚了，就需要清晰地整理并写出来，这就是我笔下故事的开始。

这些故事都是这十年中断断续续写的，挑出来的都是我最喜欢的，很感激每一个愿意阅读我拙作的人，感谢替我圆梦的人，愿下一个十年，你们依然健康幸福、聪慧且富有，并同我在一起。

应力荃

留予：峨眉山下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

目录

《作者自序》

《灵水阁笔录》

001

《画中舞》 003

他只是解脱了，从飞天旋舞图中，从盛名中，彻底地解脱了。
只是解脱了，他就彻底死亡了。

《笛声怨》 017

只是偶尔客人们酒醉后，还会提起长乐坊的那个奇女子，说她为了一个穷书生卖掉了祖传的珍宝给自己赎身，却因为再也不能吹出美妙的笛音而被抛弃了。

《一笑倾城》 025

西北有个小国，名鸠兹，四面背沙，鸠兹王纳一神庙女为妃，此女貌美，发长及地，然，三年不笑。

《风沙旧归人》 035

风沙后，沙丘中隐隐地出现了一座城镇，高大的城墙，城镇的上空隐约飘着炊烟，似乎还有嘈杂的人声。

《有狐下树》 047

狐，欲成仙，偶上树，拾其鞋，则其不能下，以树为家，若有能给予鞋者，狐下树，必报之，然予鞋者必上树。

《一梦如魔》————— 063

这梦魔能化作人心中最脆弱最思念的东西，若不是你的妻子不离不弃，这次你定难逃一劫。

《女萝崖》————— 079

他听说过女萝崖的传说。他知道那些为情而跳崖的女子会在这里变作妖孽，等待那个人的到来。

《太阳下雨，狐狸娶妻》————— 097

你收了定情的簪子，为什么又要嫁给别人？

《如意珠花》————— 111

如意珠花，生于蓬瀛岛，需真情灌溉方能开花，花谢后成玉石状态，情不尽，花不落。本不老不死，但若真心被背叛，凋于朝夕之间。

《鱼说》————— 125

你若是愿意嫁给我，那鱼儿就是你的了。

《红裙子》————— 137

夫人若是哪天无聊得紧了，可以试试数那图里有多少个人儿，或许有什么意外的惊喜，只是——千万不要数错了。

《浮生若梦 篇》

155

《半根姻缘》 157

有些事情，该剪断的时候就要当机立断。该新的，就要重新开始。

《西伯利亚情人》 173

恋人，产自西伯利亚，全身为蓝色，常年生活在冰中，生性冷淡，喜欢人体温度，若用体温化开，可成长为理想模样。

《倾藤之恋》 185

难道绿衣服的女孩子，那爬满防护栏的藤蔓，还有那海藻似的长发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梦而已？

《枯木桃生》 209

只有你抱我我才能维持着人形，要不然就只能当个脏兮兮的木桩了。

《青霜染瓷》 231

我就不信真的有人那么长情，守着一只花瓶终身不娶。

灵水阁 笔录

LING
SHUI
GE
BI
LU



只是偶尔客人们酒醉后，

还会提起长乐坊的那个奇女子，

说她为了一个穷书生卖掉了祖传的珍宝给自己赎身，

却因为再也不能吹出美妙的笛音而被抛弃了。



作者絮语

开头的这个篇章，其实是一个系列的故事。

高三那年怕自己没有把握驾驭好长篇，所以规划成一个一个小故事，然后组合成一个大的背景。

故事的主角是唐末长安城的一个名叫“灵水阁”的古董铺。这个铺子的老板长着一双狐媚的眼睛，似人似鬼。院子里有水有花，整个房间透着奇异的水纹，还有四季不同的貌美侍女，门口蹲着的是唤作“绿儿”喜食花生的绿皮鹦鹉，还有安泰老板常年不变的客人李亦蚡。

这么一个古怪的地方，自然不做普通的事。灵水阁收的古董，尽是别的铺子不要的，卖出去的东西，也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所以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故事就围绕着各个神奇的物品发生。

安泰：灵水阁的老板，被狐妖无娘抚养长大的人类孩子，没有狐族的能力，却又比一般人类聪慧灵敏，善于鉴别各种珍奇。（《画中舞》《笛声怨》）

李亦蚡：没落的李唐皇族，按辈分算，是安泰人类母亲长兄之孙，但是文中并未提及两人亲属关系，他时常将父亲收藏的一些古玩珍品送到安泰的店中鉴赏，比如说一札破旧的手卷。（《一笑倾城》）

无娘：狐妖，被困于一棵桃树，被安泰的母亲玉梨用一双绣花鞋解救，后为了报答恩情，抚养了被遗弃的安泰。（《有狐下树》）

玉梨：安泰的人类母亲，李唐王爷的么女，天生额角带粉色梨花胎记，与一进京书生相恋怀孕，但被家族所不允许，约定私奔又被爱人抛弃，无奈在家暗中生下安泰，被迫送到白狐寺中，后来于新婚之夜死在大桃树上……（《有狐下树》）

至于《一笑倾城》中的珠子和鸠兹小国，就是《风沙旧归人》中洪修远商队经过之地……

画 中 舞

他只是解脱了，从飞天旋舞图中，从盛名中，彻底地解脱了。

只是解脱了，他就彻底死亡了。

◆客人◆

李亦蚺永远是灵水阁不变的客人。

夏季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，他依旧借口乘凉来灵水阁消磨时光。

“最近都没有什么客人上门吧！”喝着秋如亲手酿的梅酒，李亦蚺悠闲地跷着二郎腿，对着正在擦拭一对铜酒杯的安泰说。

“有你这样死皮赖脸的客人，谁还敢上门来？”安泰是笑吟吟的模样，看起来二十到四十岁都像。

“若不是上次损坏了父亲喜爱的暖玉，也不用躲在你这地方。”

“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想必你父亲也知道宫中的事情了，又怎会为难于你。”

“嗯，”李亦蚺做出一副无奈的模样，将玉盏中的酒一饮而尽，“确实是无处可去啊，洛阳如此之大，却没有一处容得下我啊。”

“这样如何，”安泰忽然凑近了他，笑得万分暧昧，“长乐坊里新去了几名舞女，听说都很不错，李公子何不去看一下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李亦蚺来了精神，将喝空的酒杯放回桌上，大声地吆喝，“再来些酒吧。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安泰的眼睛完全眯成了线，“尤其是一名叫阿依娜的，仿佛画中人儿一般，会跳已失传的飞天舞呢！”

李亦蚡的双眼瞪得极大，仿佛已不得立刻飞去长乐坊，好一睹其貌。

“阿依娜的琵琶也弹得极好，真是天籁。”

“那么安泰啊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我还有事，就先离开了。”

看着李亦蚡几乎是一跃而起的身影，灵水阁的主人嘴角与眼角同时上翘，画出美丽的弧形。

“真是个好色之徒！”

待李亦蚡的影子完全消失在大门外后，从二楼下来一名女子。

“秋如啊，把客人请进来吧。”安泰微笑着，李公子应该已经走远了。

侍女秋如便推开了侧门的一幅一人高的山水图。

似乎有寒气裹着一股腥臭味而来，站在门口的秋如打了个寒噤，忍不住用丝帕捂住了口鼻。

门那边黑洞洞的一眼望不到底，一个面目憔悴的男人站在外面，手中握着一束画轴。

“请进来吧。”安泰伸出一只手，做了个“请”的姿势。

两人在厅堂内坐下。这位客人看起来经历了长途跋涉，他衣衫破裂，满脸风尘，一双眼中皆是迷茫，头发与胡子也是杂乱的。

整个人，瘦骨如柴且散发着恶臭。

“这位客人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看的吗？”秋如送茶来时，安泰问。

男人并不说话，只是急忙将那杯茶喝下，似乎也是渴了好久，然后才小心地将身上唯一一样完好的东西放在桌上。

与憔悴的男人相反，画轴是崭新的，用一根红丝拴住。

“画……看……请。”他十分艰难地吐出这三个字，用手指着画轴。

安泰解开丝绳，却是一幅奇怪的画，有花有草有小鸟蝴蝶，却唯独中间空白了一片，缺少了主角。

“跑了……她，从画里……”男人指着画的中心，“跳舞……”

画轴长约三尺，宽一尺，右下角有红色的印章题词。

“陈林章”三个红字，印在画下，应是作者的名字，而另外一行小字题了“飞天旋舞图”。

◆画师◆

“你就是那个画出《飞天旋舞图》的陈林章？”安泰万分惊奇。

对面的男人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《飞天旋舞图》，是十年前死去的陈林章的作品，是一个奇迹。

从绿草地上平地而起舞的女子，跳的是从世间失传已久的飞天舞，观者只要从一个姿势就可以看出整套舞姿的感觉，且仿佛能听到足铃的声响。

若不是潜心研究过整套舞的人，经过长时间地观摩与刻画，是断然画不出如此作品的。

画中女子有着非同一般的软腰，半个侧脸用青纱遮住，露出一只杏眼流顾生烟，长发佩着璎珞，随着身形流动。

然，据说作者不能超越这幅画的水平再创作，且不能跳出对画中亲自创作的女子的爱恋，于是带着画失踪，随后便传出已死亡的消息。

只是眼前这个，真的是那个已“死去”十年之久的陈林章？

画倒是同传说中的一样，唯独少了美丽的舞女，印章与题词也没错。

“你带着这画流浪了十年？”

“十年？”男子结结巴巴，困难地说，“不……知……多久。连、说话……”

也、忘了。”

“那么，这幅少了主角的画你想卖多少银子？”

“一千两。”陈林章异常清晰地咬出这三个字。

这幅画在十年前，曾叫到天价，可那时陈林章也没舍得卖，如今因少了女主角，而跌得一败涂地。

“好，就一千两。”安泰答应了，并屈指通知了秋如。

“解……脱了……”男人看到安泰将画收起来的一瞬，忽然发出了笑声，“她，不在了……画，也不……在了……”

安泰的目光带着些怜悯的味道，嘴角依旧是百年不变的微笑。

安泰看着这个穷困潦倒的男人，用慵懒的声音提醒：“拿这些钱去好好挥霍吧，填补你那十年的空白人生。”

那过去是命根的画轴被安泰放在架子上，陈林章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一眼，他的眼睛发光地看着秋如拿来的银票。

“这已经是属于你的了，你可以任意支配。”

陈林章满足地笑了，抓起那张小小的纸片，几近疯狂地冲出了灵水阁的大门。

“他疯了。”秋如摇摇头。

“他只是解脱了，从《飞天旋舞图》中，从盛名中，彻底地解脱了。”安泰微笑着，道出其中的缘由，“只是解脱了，他就彻底地死亡了。”

舞女

长乐坊中，歌舞升平。

李亦蚘坐在软榻上，斜靠着身子，看一名舞姬跳舞。

传说中的飞天舞，其实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美妙，必须是身体特别轻柔、温软的女子，才能比画出那样奇妙的动作。

舞姬赤脚踩在红毯上，有着白皙的皮肤，非同一般的软腰，脸部在青纱下若隐若现，一双杏眼流顾生烟，长发漆黑得像夜幕一样，伴随着身上的璎珞，顺着舞姿流动。

真是天上都难得一见！长乐坊能请到这样的舞姬，吸引像李亦蚡这样一掷千金的贵公子哥儿，确实要大赚一票了。

也难得有这样几天，让灵水阁安静了好些。

“奴家的名字是阿依娜，感谢公子每天都来捧场。”

一曲舞下来，舞姬款款走向李亦蚡，亲自替他斟了一杯酒。

李亦蚡慌忙接过，差点儿将酒洒到地上，阿依娜身上浓烈的香味让他有眩晕的感觉。

“只是、只是不知在下是否有幸，请姑娘共度中秋夜？”

吞吞吐吐，李亦蚡慌忙将早准备好的话讲出来。

长乐坊的舞姬当然是聪明人，一开始老板就吩咐过了，李公子是付了大价钱的，要好生伺候，若是他高兴了，银子当然是少不了的。

阿依娜微微一笑：“能与公子一同赏月，是奴家的福气。”

这一句话足以让李亦蚡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。

◆油灯◆

“李亦蚡有十天不曾来了吧，还真是无趣呢。”安泰将喝空的酒杯放回桌面上，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。

“那种人，却是不来也罢。”秋如将空酒杯又添满，冷冷地说，“泡在长乐坊不肯离去就是了，李府的金桂说，他每夜都回去得很晚呢！”

“阿依娜可是人间难得一见的呢。”安泰笑着说，“只是今天中秋已过，

大概她也会来这里了。”

“总是什么都被你算尽了，什么都看得太清楚了，未免不快乐。”

“那就看看有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。”

“能不在你的计算内，确实是少有的事。”秋如苦苦地笑了，“几乎不可能。”

灵水阁的主人不再说话，他只是微笑着继续喝酒。

那笑容，百年不变，洞穿一切。

“我就是……期待意外呢。”

“李亦蚺！李亦蚺！”安泰那只叫“绿儿”的绿毛鹦鹉忽地冲进来，停在安泰的手臂上。

“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。”

当然李亦蚺不能是曹操，他进来时，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，垂头丧气。

“中秋之夜过得不好吗？”安泰笑道，用折扇压住自己的嘴，努力不笑得太过张。

“真是太过分了，那盏灯，”李亦蚺恹恹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“太过分了……”

“灯怎么了，在灵水阁出售的东西，都不能退换的哦。”

“居然跑了，从画里面。”李亦蚺的神情看起来失落到极点，“昨夜点灯，赏月，好不容易约到阿依娜，便让她看那盏走马灯。开始都好好的，后来油将尽了，灯上女子竟从画上跑了下来，没有了！”

“那也是你自己的不对，昨夜明明是月圆，还是中秋月夜，谁让你点灯了？”

“这……也是。”李亦蚺忽然觉得自己语塞了，当初是有嘱咐过他不要在月圆之夜点的。

“那么那位阿依娜姑娘呢？”安泰问，“与你共度中秋夜了吗？”

“开始好好的，只是灯中跑出的东西似乎吓着她，便托病离开了。”

“那可真是可惜了！那灯，世上只有三盏，要卖到很高的价钱呢！”

似乎因为李亦蚺的脾气一向很好，所以任安泰怎么戏弄，也从没有生气。

“阿依娜说也想来你的灵水阁看看，她也知道你老是有些奇怪东西。”

“是你告诉她的吧！还是她向你打听的？”安泰眯了眼睛，“你恐怕已经告诉她灵水阁的地址了吧。”

李亦蚺不语。

“你也二十有三了吧，媒人也来提了三次亲，怎么还不定下终身大事来？”安泰微笑。

李亦蚺忽然有些激动，他的眼睛瞬间发了光。

“武将军与张富商的女儿我都不喜欢，”他声音微颤，“我一直在等一个让我一见如故，仿佛等了三生三世的女子，我……”

“你以为是阿依娜？”安泰忽然打断他的话，并将折扇击在桌上，发出一个清脆的音。

忽然安静了，也听不到绿儿乱扑腾或是剥花生的声音，连墙上的水纹也变得温柔了。

“难道不该是吗？”

半晌，才听到李亦蚺很低的发问声。

亦没有人回答他。

安泰依旧是老样子看着他，折扇的一端点在桌上，一双狐样的眼睛，少有的严肃。

◆归属◆

“客人，客人！”绿儿忽然又扑腾着进来，将古怪的气氛打破。